

| 读城

长芦是个大城市

史丽娜

历史也有保质期，在时间里泡久了，易腐。撒点盐，便延长了寿命。

于是，得出结论：若想让一些人或物在文字中保持长命百岁，须时刻用语言摩擦它。

摩擦两遍沧州的历史，然后像游览历史一样顺着大运河徒步走上两圈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水，还有另一个“大恩公”——自古被冠以“百味之王”的盐。盐大规模的记忆多来源于时间忠实而真诚的记录。它以王者风范宠溺了这座城市很久，并以取得的政治、经济优势为它营造了脱胎换骨的契机。消除贫困和饥饿，成就它大都市的梦。

中心城区新华桥北，运河东岸林立的楼群中仍有一片平房，坐北朝南，零星地散落着，不合时宜的陈旧、破败。斑驳的阳光下，“盐场”两个字坚强地驻守在一户民宅的水泥墙上，这是近距离地与“大恩公”对望。

还得感谢一个人，那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·波罗。他的话佐证了沧州所在地的盐成为朝廷经济支柱这一事实。他说：“长芦是个大城市……这个地方有一种含盐分的土，首先将这种土垒成大堆，浇上水，让水渗入土中……这样制出的盐颜色雪白，可运往各地销售……”（《马可·

波罗游记》）。马可·波罗笔下的“大城市”那时叫“长芦镇”，是沧州的前身。那时的盐叫“长芦盐”，长芦盐烧制的盐砖是明清两代皇室唯一贡盐。

大运河穿城而过，让沧州人的底气贴在脑门上、挺在胸脯上。即使不事张扬，大运河也暖心地规划了沧州的命运。它为每一个沧州人指明了生活的路，让他们循着这条路找到照亮自己的方式和成为主角的经验。

其实，长芦盐从西周就已开始获利。西汉武帝时，全国设盐官34处，长芦盐坐拥4处。元时在长芦设置盐场22处，明隆庆时20处，清雍正10处。民国十四年，仅剩的丰财和芦台两座盐场，责无旁贷地成为塘沽盐场和汉沽盐场的前辈。这些数字的变化，却演绎了盐一生的起伏跌宕。

夏日的河边，于“盐场”附近遇到一位82岁的张姓老人。他说，小时候，这里地势洼，因挨着运河，总是水汪汪的，人们叫它“后坑沿儿”。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包一包装满盐的麻袋，堆成一座座的山。拉走一座山，又堆起一座山。那时，这里是有部队把守的。

“官家货少私货多，南来载谷北载碱”，说的就是南船载粮来，北船载盐归的情形，“碱”就是盐。销往

各地，意味着盐的走南闯北，声名远播。元明清，盐和百姓的幸福指数紧密相连。沧州以南的捷地、砖河，以北的独流、兴济，因为减河和其他自然河与大运河及海边晒盐区的相通，使这些地方逐渐成为“私盐装载之地”，也因此成了漕船汇总之地。清雍正帝之前曾一度成为北方最大的盐运码头。难怪明朝诗人谢肇淛一到长芦，便挥手而就；估客鱼盐千里舶，美人歌舞万家楼（《早至长芦》）。这让人艳羡的“千”加“万”，已让沧州稳稳坐上了经济翘楚的宝座。

难怪有历史学家说“人类文明是嗅着盐的气息前行的”，虽然时间在努力做一个高明的化妆师。“后坑沿儿”曾经热闹的“盐场”，在大运河的唇边留下了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的几世牵挂。这滋味，铸就了许许多多亮晶晶的文字和创举。如今，一栋栋楼房像脂肪遮蔽女子脸上的瑕疵一样填平了“后坑沿儿”，可“后坑沿儿”曾经波涛汹涌的历史恐怕会让化妆师为难的。清后期出现在这儿的“钟英坊”超级城乡大市场，缸市街、当铺街、钱铺街……粮食市，官营的盐场、拨夫厂和盐物批验所，这七街一市二厂一所组成的贸易市场，足见当年的沧州繁荣得让人心醉。如果没有盐从故乡到他乡的奔波，

没有盐开眼看世界的经历，怎会有盐以文学意义的“寻根”和“先锋”站出来，以地域之色、行业之优抵达世界的机会？

至今躺在历史档案馆的卷宗，还在一遍遍盘点“经历司”“广积库”“架阁房”的人数。一张张发黄了的“盐引”上大红的印章还念念不忘盐商们“筑包”的热闹。掘开脚下的泥土，说不定还能看到密密麻麻晶莹剔透的颗粒和空气中咸咸的味道，还能听到河边有节奏的号子声或因盐事无意嫁接的某个故事剧情。

历史叠加在这儿，繁华和冷清也相逢于此，互不相识的朝代、人群和城市，不停地交替着历史的接力棒。运河岸边那块刻着“元明清盐场遗址”的石头，肩负着三朝重任被一堆灌木杂草淹没。几朵小花被风唆使着不停地点头又摇头。即使扒开枝枝杈杈，也很难再现几百年前头顶的风云变幻。三个朝代寄生在这块石头中，帝王与百姓，政治与经济，喧嚣与沉寂。曾经轮番出场的主角，现在，谁是赢家？

往南，与“盐场”两桥之隔的南川楼，有一块孤零零的石头上面刻着“明代南川楼遗址”。愣会儿神，可以把这块石头当成一段时光的入口，去隆庆版的《长芦盐法治》寻找蛛丝马迹。这座建于明嘉靖十一年、隶属长芦盐运使司的建筑，只是用于时间官员登高远眺之用。连想象都有些奢侈，用途单一，必有深意。多少年了，居住于此的七百多户居民竟然用这座楼的名字“南川楼”命名了村庄。倒在大清朝战火中的南川楼，也让人怀念至今。它绝不只是简单

的一座楼，它留给这座城市的记忆，是连绵浩荡的大运河流淌给沧州人的白天花的盐、白灿灿的银和似锦的前程。

可以说，“盐场”与南川楼成就了长芦这座“大城市”。

不远处老城的西门口，早已是市中心商业街与商业楼，由东而西、自南向北，道路田字格一样引导着人流、车流。红灯、绿灯以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冷峻指挥若定。远远看去，商场、店铺晶莹一片，楼群直指天空，既有形式，又有内容。你能说不是当年盐场景色的重塑？

都说，每座城市各有自己的味道，那沧州是什么味道？江南的城市弥漫着稻花香、桂花香。而沧州，一个因盐而惠利的城市，在城市的每一个毛孔中都渗透出细细的腌渍，还用怀疑吗？咸就是它的基调。

没加工的盐太浓，浓到苦涩。是生命的味道，眼泪的味道。是城市挺直的脊梁，是民众弯腰曲背糊口的底气，从内心溢出，静静流淌着尊严、满足。渐渐氤氲开去，而后远了、淡了，飘向各家各户的餐桌。鲜美在这一刻最值得回味，是淡淡的清欢。这有滋有味的诱惑，在沧州的历史中飘来荡去。

盐，以味道作引线，用宿命作阐释，构建起百味人生。阳光、时间是盐的过客，参与过盐的辉煌瞬间，见证了它的蜕变。伴随它，从白色黄金神坛走向百姓烟火，始如初见。

平凡如盐，不凡亦如盐。这是盐的本色，也是沧州的坚守。

| 行走

只需一朵芦苇花

高海涛

那朵芦苇花，犹如带领爱丽丝再次步入仙境的小白兔，带领我进入了“城市桃花源”。

汽车拥堵在运河大桥上，看不到边际。车窗玻璃把午后的阳光折射到桥下运河畔一朵芦苇花上。芦苇花无论如何摇曳，也逃脱不掉那束光。光与芦苇花组成了一只活泼的兔子。

如同兔子钻进了洞里，几棵大树遮挡住芦苇花。运河湾里，波光鳞鳞，苇花跳动。寻花而去，草木葱茏，两只白鹭悠然飞起，落在更远处的一片水草里。回望桥上拥堵的汽车，好像墙头上的一排排麻雀，叽叽喳喳。

大运河来到南川与菜市场，随手在大地上画下一幅不规则的“河图洛书”。这样一来，平原上难以感觉到的空间，层层叠叠呈现出来。

进出南川。不一样的通道，有不一样的空间。从解放桥起笔，往南写“人”，撇为运河东岸，捺便是飘满迷宫味道的南川老街。说是街，总让人想到北京的胡同，两旁到处有小巷。拐进一弯小巷，又有一弯，像运河的弯一样多。拐角处，斑驳的门匾显着那对石狮门墩的生猛。小巷静寂，好像有《狮子王》主题曲从斑驳的门缝挤出，丝丝缕缕，断断续续，提耳去听，门缝迅速放大，走出一个穿白帆布鞋的时尚女子，戴着耳机。门缝对上后，一个现代的空间，顿时消失在古老的小巷。

世界的每个地方都有独到之处，比如南川楼下的运河水，避暑山庄的莲花。南川楼下水的独特，酿造出来的沧酒也独特。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·滦阳续录》写到：沧酒取水，必于南川楼下。沧酒怕冷又怕热，怕湿又怕干，环境稍微变化，酒味就变了。无论肩运、车运、舟运，摇动即味变，须静放半月，才能恢复原味。还有《滦阳续录》中，避暑山庄的莲花，比长城内晚开晚谢一个多月。

更为独特的，作为沧州人的纪晓岚，《滦阳消夏录》与《滦阳续录》却在承德避暑山庄完成。并且纪晓岚两次人生大转折都在承德避暑山庄。32岁时，吏部尚书汪由敦推荐纪晓岚参与纂修《热河志》，乾隆皇帝巡幸木兰，汪由敦奏请纪晓岚扈从。纪晓岚因其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盐务案泄密事获罪，革职逮问，充军乌鲁木齐。三年后，被召还，迎驾承德，恢复侍读学士职，不久受命主掌《四库全书》，任总纂官。避暑山庄文津阁内收藏了一部《四库全书》。对纪晓岚来说，避暑山庄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。

热河与运河就这样连在一起，一条是世界上最短的河，一条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。我不是一次地在这两条河畔行走，留恋，徘徊。

热河是避暑山庄湖泊的主源。严冬季节，热气蒸腾，有云蒸霞蔚之

状；夏季清澄晶莹，冷砭肌骨。热河以热河泉为源头，流经澄湖、如意湖、上湖、下湖，自银湖五孔闸流出，沿长堤汇入武烈河。以世界上最短的河，列入《大英百科全书》。

热河畔也一定有芦苇花吧？只是水中那朵更为美艳的莲花，把人的目光都吸走了。

顺着“人”的一撇，沿运河行走，在朗吟楼，回首东望，两排古树弯成一架巨大的筵篲。树遮挡住了空间，同时又打开了无数的空间。隔大运河遥望清风楼塔尖，像在张家界透过两山缝隙，寻找一个山尖上的“石猴出世”。

古人用智慧，在弯曲成耳朵形状的运河上，用南川楼、朗吟楼与水月寺画出一条直线。河弯为耳轮，南川为耳骨，朗吟楼为耳膜，水月寺为耳垂，与旧城的铁狮子遥相呼应。闭上眼睛，耳朵就会看到无限的风光。南川楼有国际酒店功能，川是开放的，听闻四面来风；朗吟，运河水声如日夜不息的吟诵；而在水月寺，则适合静下心来，谛听天地万物之声。

诗用来激活语言，而不是固化语言。语言固化了，时代便停滞了，腐朽了。曾经的南川楼，是一座楼，一座筑在南川的楼。更是一首诗，一首激活南川的诗。当南川楼僵化成一个村庄的名字时，一首叫“大运河文化带”的新诗开篇了。南川楼，无论是村庄还是楼，已在新诗里机械起来。

如果说，大运河与避暑山庄是两部壮丽史诗，那么，承德棒槌山、半壁山与沧州名人植物园，就是一组短诗。远远地打量棒槌山，如同远远地打量铁狮子，在天地之间，看不出大，也看不出小，正合比例。走近了，壮观有张力，抚摸它们，质地那样坚实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。仰望它们，飘过的云朵犹如它们俯瞰城市时的思绪。眼神与云朵，犹如人与城市心灵的对话，耳朵贴上它们，似乎听到它们体内的潮汐。沧州名人植物园，其湖泊是在一条河的基础上扩建而成，湖中小岛上那几棵树，见证曾经的河岸。园内茂密的竹林，似一台心灵杂音过滤器，人被吞入变渺小的同时，静下来的心庞大起来，与天地合为一体。

与富有节奏的诗歌不同，位于沧县旧州的铁狮子与旧城遗址公园，是一篇文化散文，展示着沧州的思想与史实。而位于市区的狮城公园，适宜晨跑，在一片绿色森林里砖红色塑胶跑道上，跑上一两圈儿，微汗中，到达一年四季。

关于书，小的概念，是人用文字写成的，用来发现与解开人类之谜，大自然之谜，人与大自然之谜。大的概念，是大自然和人类在大地上创造的。就像大运河里能酿酒的水与热河里迟开的莲花。发现它们，只需一朵芦苇花。

| 在场

寒春风

张莹

运河两岸的柳，悄悄散开一头秀发，绿意萌动，满心欢喜迎接春的到来。可天，还是有些冷。这个午后的阳光难得清澈透亮，看上去，好像也没有风。

趴在阳台上，躲在温和的阳光里，远眺运河蜿蜒，却无法和她亲近，只得使劲往下看。

因为新冠病毒的肆虐，除了一些必要的活动，几乎没人下楼。每个人都深深懂得，按要求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就是打败病毒最有力的方式。

隐隐约约，有二胡的声音传来。其实我是有点怕二胡的，总感觉它拉出来的都是凄凉，听起来，心里一紧一紧的。

许是安静久了，我还是竖起耳朵努力地去听，去找它的发声地。

小区路边长椅，一位戴口罩的老人泰然安坐，自顾地拉着二胡。看不清眉眼，远望他翘着腿，左手扶琴，右手执弓，大臂甩开，张弛之间，音符倾泻。我不自觉地打开窗户，侧耳认真听起来。

二弦缓慢低沉，偶有间断的样子，大概是距离远听不清的缘故。刹那，一个大大的滑翔，好似春天一道寒风突袭，激烈之声，峭然而起。转瞬，顿挫之音悍然落地。那弦声，竟一下子柔和起来，曲调线条明显舒缓起来，活泼畅达、舒展宽广的感觉，好像一个明媚的春天正在走近。九曲十八弯，又像我的运河了，深厚久远，且生机勃勃。

我竟然被这种声音吸引了。想必老人家此刻，必是一脸的满足；那满足里，必是历经生活千辛万苦之后，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美好吧！

弦声落地，一曲结束，老人家已经停止拉弦，抬头看天。阳光温和地洒在老人家的身上，依然看不清老人家的面容，他花白的头发在阳光里倒是愈发地耀眼了。此情此景，如此静谧和谐，仿佛莫奈的油画，光，影，自然与人，瞬间完美结合。这就是一幅绝世好画了。

老人家整理二胡，起身踱步，向着隔壁楼走去，慢慢消失在楼角，仿佛一场演出，完美谢幕。

而我桎梏已久的思想认知，就这么没来由地被打破了，二胡原来可以这样的。

第二天，早起的人们依然有序地做完核酸各自回楼。小区里的志愿者按时给各家送蔬菜、送药品，解决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。一切都井然有序。

中午，我似乎又听到了那个二胡声，快步走到窗前，打开窗户，果然，还是那位老人家，还是那个长椅，还是那二胡声声。我趴在窗前，仔细听……

第三天，第四天……二胡弦起声依旧。

忽然有了一种冲动，想去问问老人家，您拉的到底是啥？又担心疫情期间，还是不要了吧。于是，站在窗前，目送老人家一曲终了，回家。

第五天，核酸检测时我早早下楼，间隔一米的距离排着队，东张西望地，我知道自己有个小心思，想“遇到”那位老人家。

心诚则灵，在我忐忑的时候，果然看到了那个似曾相识的身影。远远躲在一旁，等着。眼看老人家做完核酸转身要离开的时候，大步跟上去，远远地大大地叫了一声：爷爷，您能告诉我您拉的二胡曲是什么吗？

安静的小区里，突兀的声音，显然老人家知道是在叫他，站住回头，排队核酸的队伍也看向了我。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

我们彼此远远地站着，老人家笑了：是阿炳的《寒春风》。

我不来不喜欢二胡，可是您拉的这个太好听了！

是吗？那我继续拉！

老人家眯咪地走了。核酸的队伍里也似乎有了小小的骚动，看来，听到老人家拉曲子的，肯定不是我一个。

疾步回家，走到单元门口，竟然有一排鲜花，还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

我的花园因疫情暂时关闭，这是店里剩的花，大家可以免费拿回家放在水瓶里。我们的生活一定还会像花儿一样开放。

落款是一个大大的笑脸。

眼睛一热，低头拿起一束向日葵。上楼，百度《寒春风》曲：

此曲为《二泉映月》的姊妹篇，旋律刚劲明朗，色彩多变，表达了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。

将向日葵放到水瓶里，远眺运河，一派温柔，我看到这个春天，可爱，温暖，又有力量。



梨花白（油画）袁金锋作

| 典故

侠义滑拳

白世国

生活在武乡沧州，不经意间就能邂逅武林人物。

今天我路过东体育场，老拳师马振东正在那里教滑拳，专心致志。马师傅是我敬重的武术人之一，数十年来无论是传授武术还是给人正骨、推拿，从不收取分文，淡泊名利。

滑拳源自山东冠县，明永乐年间传入沧州发展成著名门派，包含滑拳、查拳、洪拳、炮拳、弹腿等拳种。滑拳门派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人情味浓。这么评价一个武林门派似乎不恰当，应该说拳法如何精妙、门人如何威名显赫，但正是脉脉流淌的人情促进了门派的蓬勃发展。单是晚清以来涌现出的著名人物，就有马云龙、王振鹏、沙宝兴、王子平、胡万通、张保安、张少杰等数十人。滑拳门派首重武德，门人以不同方式践行着公平持正、和善亲人、赤心报国等侠义精神。

清末，尹凤元在京城开武馆，名声远扬。武馆附近有马家玉器店，去清河镇一土豪家催收欠债。土豪不仅不还债还恶语相伤。马掌咽不下这口气，召集近百人携带棍棒要去讨要，一场纷争似乎在所难免。尹凤元得知原委，对掌柜说：“这点小事何必兴师动众，如果信得着我就让少掌柜领我去拿钱。”尹凤元出面，掌柜当然求之不得。

尹凤元见到土豪，简单地

一句话：“要动武还是还钱，由你选。”尹凤元的侠义名声传遍京城内外，土豪见其亲自前来，气焰短了三分，给足欠款了事。

与尹凤元同时期的马云龙功夫好，军阀曹锟三次来信请他去保定当教官。马云龙不愿为军阀效力，婉言谢绝。按说这样的人应该有些传奇事迹流传下来，但其一生莫说与人论剑争雄，甚至都没和人吵过架，和善亲人。马云龙授徒逾百，佼佼者有王子平等。

辛亥革命后，外国的拳手、跤手、武士纷纷来华，叫嚣要打败中国的武术家。王子平跟他们没有私仇，但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and 爱国豪情，不顾个人安危屡屡挺身而出，以精湛的武艺将俄国、日本、英国、德国等国家的挑衅者打败，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。武人以技报国，是为大侠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子平担任第一届全国武术协会副主席。在一届传统武术运动会上，北京铁路局有个参赛项目是举砣子、抛石锁、丢沙袋、跳绳。总裁判长王子平很诧异，说：“这是我家近乡练武的基本功，什么时候传到北京去了？”其他裁判打趣说：“王老师，怎么一遇见精彩项目就是说您家乡的？”王子平信心满满：“咱打个赌吧，比赛结束把他们请过来问问，要不是沧州的我做东请大家。”

赛后，把四个运动员叫过来问，有张振江、吴恩声、曹振龙、刘文亨，都是沧州义和街的。王子平就是义和街人，他离乡多年，这些年轻人他不认识，但他对家乡的武术了然于胸。王子平把他们请回家里吃饭，每人送一条毛巾留念。

义和街的胡万通与王子平年纪相仿，惩奸除恶，扬名于民国时期。他曾以宰牛谋生，家境不算宽裕。胡万通关爱弟子，每次家里炖骨头，都叮嘱弟子：“练完把式别走啊，啃骨头、喝骨头汤。”弟子们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，在家难得见到肉腥，喝骨头汤能强健筋骨。

胡万通的再传弟子马振成是沧州穆斯林武馆馆长。去年，我想了解南门外历史，冒昧地给他打电话，马先生是老街旧户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他带我穿行于街巷中，讲述历史掌故、风土人情，如数家珍。遇到街坊邻居，大家亲热地跟马先生打招呼、拉家常，可见他的亲和力之强。

马先生76岁，妥妥地是我的长辈，但他总是亲热地称呼我“表弟”。屈己待人，热情豪爽，马先生如此，我确信滑拳门的先辈们也定是如此。

马先生读过很多书，学识丰厚。我常去北大寺和他聊天，有次谈到岳飞，他脱口背诵《满江红》，神情肃穆，慷慨激昂，使我深受感染。一个习武者有爱国豪情是至高的境界。

当今社会承平，侠士归隐，滑拳门派的侠义精神依然代代传承。他们武艺在身，和善、谦恭，心中闪烁着执着精进、勇于担当、宠辱不惊、奋力争先的精神光辉。